

文化周刊

再现真实与梦境之间的“维”度 乐清青年艺术家陈维的别样摄影

记者 王常权

近期，2016年新锐摄影奖的核心单元，EOS助力青年影像成长计划中的艺术家工作室开放计划活动于北京、上海、成都等城市展开。该计划的参与者包括艺术家、学者、媒体、艺术爱好者等相关人士，进入到艺术家工作室中进行讨论、分享和放映等行动。此系列活动在深入了解艺术家工作的同时，也可以生成一次轻松和开放的聊天语境，在这里讨论一段时期抑或一直以来的疑问和思考。

该计划一方面通过成熟艺术家的经验传授与工作室观摩，青年摄影师群体学习如何成为一名艺术家；另一方面，通过新锐摄影奖与其他新锐艺术家同台评选，接受国际专业评委的指导，为他们提供更多创作和挑战的机会，助力并见证新一代青年摄影艺术家的成长。活动第一站，他们邀请到了艺术家陈维，一位80后乐清青年。

成果累累

EOS助力青年影像成长计划的文案是这么介绍陈维的：作为活跃于今天国际艺术舞台的一分子，亦是中国青年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，陈维的摄影因其观念性的摆拍而广为人知。他摄影中的物件大多系手工制作，以电影和剧场的方式搭建、摆布拍摄，再现了介于真实与虚构、世界和梦境之间一层特殊的维度。陈维近期的摄影，在基于20世纪影视化的摆拍手法中融

入了剧场舞美的简约与绘画的感性。陈维的作品在国际诸多美术馆、画廊、双年展上频繁展出。近期的展览包括：《工作中——来自中国的摄影》，2015，福克旺美术馆，德国埃森，2015；《行文表演与想象：中国摄影1911-2014》，斯塔万格美术馆，挪威斯塔万格，2014；《我的一代：年轻中国艺术家》，橘郡美术馆，美国加州，

2015，坦帕美术馆，美国佛罗里达，俄克拉何马美术馆，美国俄克拉何马州，2014；《ON/OFF：中国年轻艺术家的观念与实践》，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，中国北京，2012；《中华28人》，卢贝尔家族收藏，美国佛罗里达，2013；亚洲艺术博物馆，美国旧金山，圣安东尼奥美术馆，美国圣安东尼，2015，等等。陈维于2011年获得亚太摄影奖，2015年英国保诚当代艺术奖提名。



陈维近照

也算入对行

想做，还是想做艺术。

2004年，陈维在上海双年展上见到杰夫·沃尔的《大灯箱》，他傻眼了，之后又见到了辛迪·谢尔曼的作品，她扮演公共汽车上各种角色，令他更为震惊。虽然陈维在大学里上过摄影课拍过习作，但这两组照片却从根本上颠覆了他对摄影的概念：我感觉视野被打开了，原来摄影也可以拿来做作品。

回去后他就开始琢磨，也和艺术家朋友聊，在2005年年底他就做了第一套摄影，取名为《彩色故事片中的无数次遭遇战》。这套作品中，人物在室外比如湖中的孤岛，或是天台上，做各种类似话剧舞台上的动作，从而形成一种荒诞、怪异的氛围，陈维借此抒发人与生活格格不入、窘迫的生活状态。

恰好在2006年初，上海当代艺术馆的《无休无止》摄影和新媒体艺术展发来邀请，希望他在现场做声音表演。但陈维却坚持以新完成的摄影参展。这也是他作为摄影艺术家的首次亮相，自此之后他更是一发不可收。

决定做艺术家时，陈维对艺术市场运作毫无概念。他只是单纯认为艺术家都特别

穷，也做好了一辈子挨穷的准备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也一度让他处于窘迫中，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，最终成就作品《彩色故事片中的无数次遭遇战》。

幸运的是，2006年陈维就卖掉作品了，藏家是一个老外，花了一万美金。事实上，陈维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没赚到多少钱，但他的作品却发生了改变：窘迫的青年忽然消失不见了，场景也从室外转向了室内，通常是一个精心布置的空房间，房间内遗留的线索散发浓郁的故事气氛。相片中主人公的缺席，反而延长了时间纬度，让人不得不去想像、揣测相片定格的那一瞬间的前后，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
总的来说，不管生活条件怎样，陈维也算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，接触新鲜的东西，不在体制内上班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寻找更自由的表达方式。再加上陈维不是个急性子的人，所以一切创作都是边学边做，这现象做竟也是十多年就下来了。从自身专业拍摄开始，录像、照片、装置摄影，我要做的不仅仅是照片。这是陈维一直以来的想法。

路要慢慢走

陈维的创作过程颇具冥想和创造风格，他搜寻自己无数的记忆碎片，并结合源于童年的物件和奇思妙想，以及能在当代中国找到的生活现状。多数作品是在艺术家的工作室里创作并完成拍摄初稿的，可以说，作品的精彩并非来源于后期的修饰，而是来自于艺术家镜头之中精心的场景组合。

艺术家陈维喜欢用作品说话，他在接受采访时常说的一句话是：来看展。他哥哥陈惠说：陈维的作品越来越有内涵，以致他的理解能力都快跟不上趟。陈惠的一些艺术家朋友私下也对陈惠说，你弟弟很牛，他把我们一直想做的东西完全给做出来了。

在陈惠给乐清日报记者提供的一件作品里，记者看到，在一间无人的体育馆

内，白色的排球稳稳地堆积立在支架上，有几颗散落在四周。他们好似经过一番竞争。体育馆内好像还回响着，排球落地后逐渐紧凑的置地声。灯光下的白色排球塔，显得尤为坚挺，大义凛然似地立着。

这些场景是别人的世界，我们像旁观者看着这一个尘埃落定后的光景；这似乎也是我们的世界，我们曾在里面与那些物件呼吸共存。一切情境熟悉又陌生，有些荒谬，有些不安，多种情绪交杂在一起。这是陈维摄影作品给人的深刻印象。

现在，陈维作为职业艺术家，来到了他自己认为“蛮幸福”的状态。可以自由支配时间，懂得平衡左右市场。陈维说：当他明白了很多游戏规则之后，反而就轻松了，做作品的时候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。

三年磨一剑

事情，也不单单是在讲这种文化，他要讲的是我们现在的人的状态。舞厅是一个框架，它就是一个夜晚的世界，讲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，包括人和夜晚的关系。

在作品里，陈维尝试把人和空间隔离开来、分开拍摄，有空间的时候没有人，有人的时候没有空间。把这些东西拆分开去看的话，信息的聚焦会更加容易。看人只是看他的表演，看空间就只是看场景。对陈维来说这是一个方法，它比较好的一点是，虽然没有人，但你的空间会更大，它和人是有关联的。

为了设计这些场景，陈维尝试过很多方法，后来决定还是通过在工作室去搭建的方法来拍摄。搭建什么样的舞厅是一个问题，你不能胡乱搭，也不能直接照着北京某一个舞厅去搭，那还不如直接去现场拍。

当时他也跟朋友去聊舞厅的样子，发现朋友的描述非常重要，就录了下来，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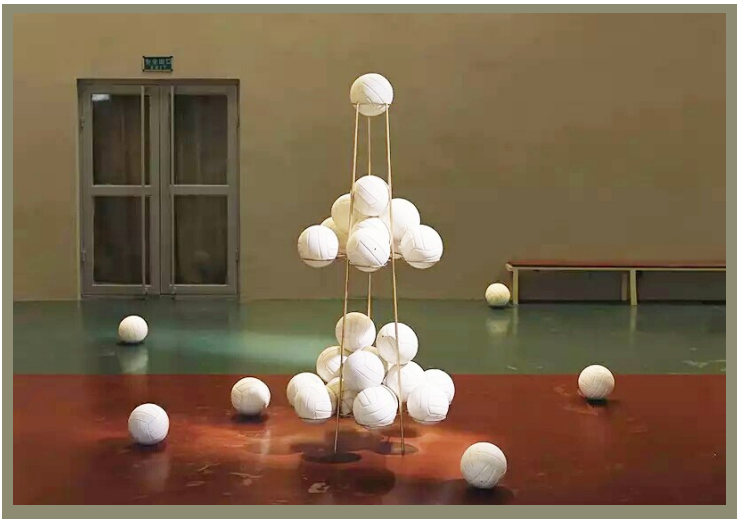
后又做整理，把关键的东西转化成图像，然后再去搭建。他并没有见过这个舞厅，但是朋友描述的是存在于他头脑中的一个真实的舞厅。

这个系列当时做了差不多10张，陈维会找那些经常去舞厅的人来描述，大家讲的是他大学时候去过的特别妙的地方，现在有的都关掉了，所以照片中会有一些老旧的场景。搭建出来之后，你肯定想象得到，是牛头不对马嘴的，但对他来说这个方法还是蛮有意思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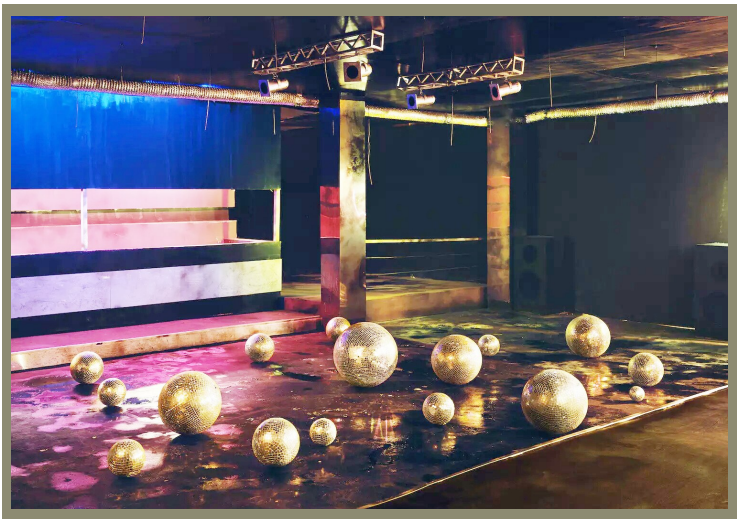
然后陈维找了很多群众演员，还有少量的朋友，在跟他们沟通的过程中产生了特别多有意思的东西。跟他们说要拍摄一种陶醉的状态，于是他们摆出来的姿势都是一种挺90年代的姿势。因为他们自己可能不经常去跳，而他们印象中的跳舞、迪斯科应该就是那样的，他们就是这样去认识的。



《彩色故事片的无数次站立#1》，2006年，100 150厘米



《叠》，2013年，收藏级艺术微喷，150 187.5 厘米



舞厅（珍珠），2015年